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宋庆龄、竺可桢、荣毅仁、迟浩田等各界人士都曾亲自记录了上海解放前后的情景，很多细节令人动容。

### 孙夫人的秧歌队

1949年黎明前夜，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在这几天，上海各界人士留下了自己的活动印迹和私人记录。

尽管局势紧张，但在宋庆龄领导下的儿童剧团，2月份搬到了横浜桥北边四川北路1895弄4号的一幢三层楼房里，排练节目以迎接上海解放。4月，中国福利基金会全力投入到了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工作中，开展了救济难民和儿童的工作。

5月25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首先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凌晨3点，当先遣部队放松包围的时候，宋庆龄站在林森中路1803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家中的阳台上看见了途经的解放军装甲车。26日，苏州河北岸也获得解放。宋庆龄在当日致王安娜的信中愉快地写道：“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这天清晨，宋庆龄派了一辆大卡车来到了位于横浜桥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本部，把儿童剧团的表演队接到了位于安福路的上海影剧界集合点。在中共地下党文委的领导下，儿童剧团表演队34名少

# 各界人士眼中的上海解放

·李忆庐·



欢迎解放军(1949年5月25日九江路江西中路)

男女老幼被编入上海文协宣传队第十一队和第十二队。他们走上街头，边游行，边扭秧歌，在南京路、林森中路、南市、四川北路等12个点，稍作停顿，表演节目，欢庆上海解放。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也组织了宣传队，高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奔向街头。

时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于伶回忆说：“我随军进入上海，看到的第一支欢迎队伍就是孙夫人的秧歌队。”

### 霞飞路的店门

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1949年在人生十字路口作出重大决定，他拒绝去台湾，于4月30日来到上海，默默观察时局的进一步发展。在上海解放这几天中，竺可桢日记内容详尽地记录了自己的见闻。

5月25日早上8点，他自岳阳路至永嘉路，“即见青年穿草绿色制服，上写‘中国人民解放



解放军与百姓公平买卖

军’字样在左胸上，在永嘉路与衡山路席地而坐者数百人……政府虽已改易，而人民可说毫无骚扰”。26日，他如常来到岳阳路中央研究院（今中科院上海分院），只见“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负老百姓之事。研究院门前亦有岗哨，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眼见街市秩序如此之好，27日竺可桢仍然坚持外出边走边看，直到下午4点回到住地，恰巧交大教授吴有训来访。两人谈起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

无独有偶，5月24日，民族资本家荣毅仁整夜未眠。传说解放军要进城，他担心家人“吃流弹”，晚上让家眷都睡在楼下，自己坐在客厅里，等待第二天的法院出庭。一年多以前，他

的茂新面粉厂代政府收购了30万石小麦，并磨制成民用和军供两种面粉，经检验合格入库。但一年后，国民政府监察院突然说这些面粉中有霉变的劣质粉。上海地方法院先后勒索荣家一万余美元，将开庭日期定为5月25日。

据荣毅仁回忆：第二天清晨6点钟，公司的一个厂长急匆匆开车来我家报告消息，我问他怎么过来的，他告诉我解放军都睡在马路旁，走路没事。我就开车出来，一路上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车到成都路浦东大厦时，一个解放军拦住我，说前面敌人还没清除，不安全，劝我不要再向前。

他辗转来到法院门口后，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告诉他：都逃了，里面空无一人。

5月27日，竺可桢先是乘22路公共汽车赴大世界，下车走至先施公司：

知四大公司均尚未开门，而沿途如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南京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均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状态……霞飞路店门均开，时有学生带锣鼓游行，且见女学生插鲜花于解放军之衣襟上。霞飞路行人观者如堵。

### 无人接受的烧饼

5月27日清晨，连绵细雨

中，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的张承宗和交通联络员等进入海关大楼，成立人民保安队总部。海关大楼挂起了“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的巨幅标语。当上海市民推开家门时，竟然发现街道两侧躺满了和衣而卧的解放军官兵。有一个商人夜里主动送烧饼慰劳在他家门口值勤的战士，被婉言谢绝后，又送给新接岗的战士，又被谢绝，连送三四次，直到天明，没有一个人接受。其实，当时部队后勤供应还比较困难，战士们有时一天只能吃到一餐。

亲历上海解放的迟浩田，也印证了这一事实。他在《为了人民的上海》一文中写道：为了不给群众添麻烦，总前委对进城部队的行动，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如所有部队一律不准在市区内购买物品，包括香烟、肥皂之类的日用品，以免影响市民的生活秩序。饭菜必须在郊外营地做好送来，大小便一律在临时改装过的大篷车内进行。

几天后，荣毅仁收到上海军管会发来的一封请帖，请他于次日出席工商界座谈会，回家后，荣毅仁宣布，工厂明天就复工！

7月，竺可桢应邀至北平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解放军“仁义之师”的特殊入城式，具有标杆性的意义。（摘自5月26日《新民晚报》）

1939年3月初，随着抗战形势变化，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辗转迁至贵阳市东南郊图云关，并迅速发展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医疗救护的指挥中心和实战战场，一批留学美、英、德、日等国名牌医科大学的医护专家，在图云关吃粗粮、住草棚，救治伤员、扑灭疫病、培训军医，为支援抗战留下了一段仁心佳话。

### 放射学泰斗

荣独山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任战时卫训所放射学系主任教官，中国放射学泰斗。

荣独山利用国际捐助的一批X光机，组建了X光队。救护总队自武汉开始迁往长沙、祁阳、贵阳图云关时，X光队部一直跟着医务股。在图云关期间，X光队工作任务较重，当时荣独山兼战时卫训所总所X光技术军级教官，既要领导X光队队部和总所光学组工作，又要负责其他业务指导工作，尽管他对大家要求非常严格，但大家对他却非常尊重，在他带领下，图云关的X光科成为了全国X光科的中心。

生活中的荣独山是一位极具亲和力的人。救护总队在图云关期间，许多医疗护理用具都是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制作而

### 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

## 支援抗战的海归精英们

·赵蔷·

成，如医院的便盆，是利用废弃的五加仑煤油桶斜着剪开成差不多大小的三角形，磨去边缘毛刺，放在自制木架上制成。由于有些病人水肿体重加大，怕木架承受不了，因此，制作好后，得请体重两百多磅的荣独山先试坐。于是，大家都诙谐地称他是“义务坐便器检验员”。

荣独山是中国放射学奠基人，他在抗战时期编著的《X线诊断学》是中国第一部X线教材，被誉为放射学的圣经，直到今天还在使用；1953年，他参与研制的中国第一台X光机研发成功并投产；1958年，荣独山组织制定的矽肺X线诊断标准超过了国际水平，标准持续使用30年。

### 给排水与环境科学开拓者

过祖源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工学硕士，任救护总队卫生工程指导员兼卫训所教授，负责战地卫生工程培训工作，解决军队营地供水、排污和灭菌工作。

救护总队是战时最早开展环境卫生工作的单位。为了更好地培训战地急需的卫生工程

人员，过祖源与刘永懋、倪世槐执笔为战时卫训所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用于战地服务的《环境卫生学规程》。1938年冬季，救护总队撰写环境卫生防治策略，提出军部驻地环境卫生要抓好。他们先在一个连队试点，然后通过组织参观试点连队加以推广，成效非常明显，使部队患病率大大降低。

抗战期间冯玉祥将军曾到贵阳救护总队视察，过祖源等根据红十字会派驻在野战区的医疗、护理、防疫、环卫等队送回的工作报告，向冯玉祥作了汇报。在谈到虱子与斑疹伤寒的事时，过祖源还向冯玉祥介绍了虱子在历次战争中所起到的可怕作用。冯玉祥盛赞了救护总队开展的“灭虱、洗澡、治疗”计划。1943年7月，美国医药援华会主席柯尔波到湖北视察部队卫生工作后，赞叹不止地说：“愈到前线，部队环境卫生愈优良，印象之佳，出乎意料。”

新中国成立后，过祖源率先推动了我国给排水设计工作，组织编制了中国第一个给排水工程和排水工程设计规范（草案）及给水排水定型设计与



标准设计，其后在开创环境保护科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 最后一任总队长

汤鑫舟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总队队长林可胜辞职后，1942年9月，汤鑫舟任救护总队副总队长一职，后任总队长，直至1945年11月救护总队解散。

汤鑫舟承接林可胜总队长主持救护总队工作后，最难能可贵，也是最展现其领导智慧和胸襟品德的，是当红十字会高层众口指斥前任总队长林可胜“左倾颇甚”“涉嫌亲共”“个人募捐”“越级汇报”时，他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对调任远征军军医视察监督的林可胜给予了密切配合和全力支持，在整个缅北、滇西会战中，救护总队承诺增派的医疗队以及外籍医生，全

部按要求派达指定任务地点，与此前派去的医疗队配合，开展战场救护。

汤鑫舟在图云关生活了三年，因生活极端困难而导致全家营养不良。汤鑫舟一家曾在图云关所住的茅草房前拍摄了一张全家福（见图），汤鑫舟在照片背面戏题“一群瘦人”……但在大义当前，他却不惜倾囊相助，据救护总队《救护通讯》1943年10月第一期记载，汤鑫舟因救护工作成绩突出，获“中比庚款委员会”颁发奖金1000元，他却将奖金全部用于捐建“本部工作人员殉职纪念碑”，纪念救护总队因公殉职、积劳病故的114位英雄。

救护总队解散后，汤鑫舟出任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1948年，他辞去国民党内职务，回到一手创办的东南医学院（现安徽医科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初，汤鑫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率领家族和东南医学院师生，内迁安徽。

图云关还有许多留学回国的医护专家：留美医学博士、救护总队医防指导员容启荣，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救护总队总干事兼副总队长彭达谋，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学博士、战时卫训所生物学组主任、学科组组长林绍文……

（摘自4月18日《人民政协报》）